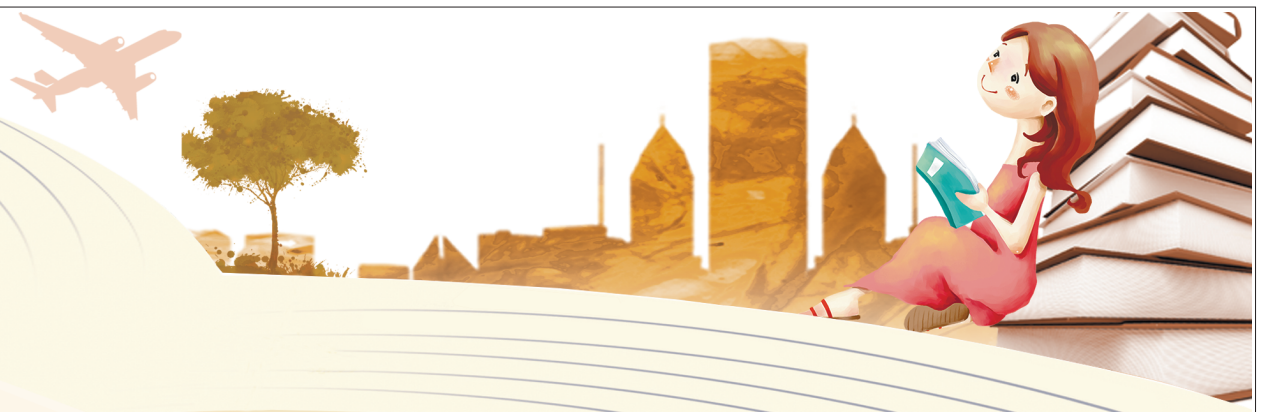


于荒芜处向阳生长

——读《遥远的向日葵地》有感

□邱明霞

翻开《遥远的向日葵地》这本纪实散文集，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华丽激昂的辞藻。作者李娟用平淡质朴的笔触，记录下北疆戈壁滩上，母亲年复一年耕种向日葵的日常。读完合上书，那片旷野里迎着风沙努力绽放的金色花海，却久久在心头回荡，也让我对生活、坚持与等待，有了新的思考。

李娟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家庭，高中未读完便辍学。她曾跟随母亲在阿勒泰牧区生活，在深山开流动杂货铺、裁缝店，跟着哈萨克牧民四季转场；也曾去乌鲁木齐打工，做过流水线工人、促销员。常年在北疆荒野、牧场劳作的亲身经历，成为她写作最重要的素材。

我们想象中的阿勒泰是旅游胜地，但是对于牧民来说，那里与我们生活的城市完全不同，没有高楼车流，没有热闹烟火，甚至连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雨水都是奢望。那里只有无边无际的旷野、干燥的风沙、贫瘠的土地，还有日复一日的安静与荒凉。

书中的主角，其实不是向日葵，而是李娟的母亲。为了生活，母亲在荒芜的戈壁承包了一片荒地，年年坚持种植向日葵。种地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平平无奇，但在戈壁滩上，是一件完全靠天意、靠耐心、靠坚持的难事。

戈壁种地，从来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第一年，由于干旱和虫灾，母亲种的200亩地只收获了够明年播种的种子。第二年，妈妈守着的90亩葵花地被鹅喉羚啃食了三茬，面临着颗粒无收的险境。

尽管如此，她还是补种了第四次。书中写道：“所谓希望，就是付出努力有可能比完全放弃强一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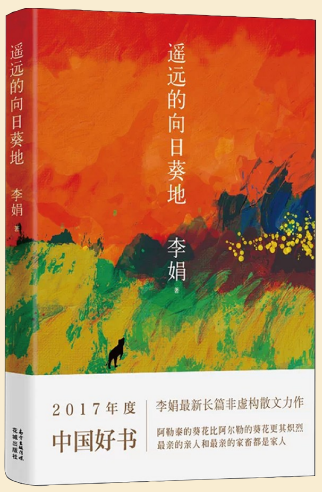
我们身处节奏飞快的时代，做什么都习惯追求即时反馈。学习希望立刻看到分数提升，付出努力期盼马上收获回报，遇到挫折便容易焦虑内耗。很多时候，我们太急于看见结果，一旦事情没有按照预期发展，就容易灰心沮丧，甚至选择放弃。可戈壁滩上的向日葵教会我，真正的成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母亲一次次播种，又一次次遭遇干旱、虫害、野兽啃食，数次面临颗粒无收的处境，却依旧选择重新再来。

生活本就充满无常，不是每一份耕耘，都能换来预想中的丰收。回望自己的生活，这样的时刻其实并不少见。有时候为一件事投入很多时间精力，最后的结果却不尽人意。曾经我会因此陷入自我怀疑，觉得所有付出都变成徒劳。读完这本书我才慢慢懂得，努力的意义，不单单在于最后的那个结果。那些默默扎根、咬牙坚持、不断重来的过程，本身就拥有重量。就像戈壁里的葵花，不会因为土地贫瘠就拒绝破土，只要尚存一点雨露阳光，便尽力舒展枝叶。人亦是如此，即便身处困境，也可以守住内心的希望，慢慢沉淀自我。

这本书也让我重新读懂了平凡普通人身上的力量。李娟笔下的母亲，只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员，她不懂深奥的大道理，
在荒凉的旷野独
自扛下生活所有的磨
难，却始终不怨怼、不消沉。这份坚韧，不在轰轰烈烈的壮举里，而藏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之中。现实生活里，我们身边也有许许多多这样平凡的人。可能是默默坚守岗位的长辈，是为生活奔波努力的普通人，他们没有耀眼的光环，却在一地琐碎里咬牙向前，认真对待生活的每一天。这份朴素的生命力，格外打动人心。

人与自然的相处也带给我很深的触动。在城市之中，我们总想着掌控周遭的一切，想要事事尽在掌握。但戈壁的旷野告诉我们，人只是自然的陪伴者，而非主宰。要学会接纳世事的无常，接纳事与愿违。生活不会永远一帆风顺，有春风和煦，也会有风沙肆虐。遇到困境不必过度焦躁，学会放平心态，允许自己等待，接纳暂时的落空。

向日葵不会因为戈壁的荒芜放弃开花，人也不必因为前路坎坷丢掉心中的光。我们大多数人，都过着普通平凡的日子，没有惊天动地的际遇。但即便如此，依旧可以像旷野中的向日葵一般，沉下心扎根，不慌不忙，守住心中的热爱与希望。不必急于求成，允许时间慢慢沉淀，纵使境遇普通，也依旧可以向着光，认真热烈地生长。



■内容简介

《遥远的向日葵地》是作家李娟创作的散文集，首次出版于2017年11月。

李娟首次集中将思绪汇聚于自己家族成员的生活细微，他们与无垠荒漠构成完整的生态样本。作者刻画了母亲和边地人民的坚韧和辛劳，展现他们内心的期冀与执着，也表达了对环境的担忧和对生存的疑虑，呈现出一种脆弱微渺又富于乐趣和尊严的生存体验。

《遥远的向日葵地》出版后，入选2017“中国好书”，并获得“鲁迅文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奖项。

该书讲述了李娟一家在阿勒泰乌伦古河岸的戈壁，定居在葵花地边的地窝子时，那一段充满艰辛与奇遇的耕种生活：荒漠上开辟的百亩葵花地，经历鹅喉羚啃食、三次补种，直到种下第四茬种子才分外蓬勃。浇地的过程也漫长，母亲还要面对沙尘暴、干旱、寒流等不期而遇的恶劣天气以及虫害，直至收获。作者还记录了劳作、生活在向日葵地的人和动物，关于他们朴素而迥异的生活细节：赤身劳作在葵花地的母亲，高龄多病的外婆，大狗丑丑小狗赛虎和鸡鸭鹅等家禽，若无其事的兔子，漫天金黄瓮声阵阵的蜜蜂。这些在大地流浪的旅者，满心柔情地接受活在世上的命运。

遥远的向日葵地（节选）

□李娟

浇地的日子最漫长。地头闸门一开，水哗然而下，顺着地面的横渠如多米诺骨牌般一道紧挨着一道淌进纵向排列的狭长埂沟。渐渐地，水流速度越来越慢，我妈跟随水流缓缓前行，凝滞处挖一锹，跑水的缺口补块泥土，并将吃饱水的埂沟一一封堵。那么广阔的土地，那么细长的水脉。她几乎陪伴了每一株葵花的充分吮饮。

地底深处的庞大根系吮吸得滋滋有声，地面之上愈发沉静。她抬头四望。天地间空空荡荡，连一丝微风都没有。世上只剩下植物，植物只剩下路。所有路畅通无阻，所有门大打而开。整整三天三夜，整面葵花地都均匀浸透了，整个世界都饱和了。

即将开幕。大地前所未有地寂静。我妈是唯一的观众，不着寸缕，只踩着一双雨靴。她双脚闷湿，浑身闪光。再也没有人看到她了。她脚踩雨靴，无所不至。像女王般自由、光荣、权势鼎盛。她是最强大的一株植物，铁锹是最贵重的权杖。很久很久以后，当她给我诉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还能感觉到她眉目间的光芒，感觉到她贯通终生的耐心与希望。